



07931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門人王執禮校

雜著

○ 興安伯世家

興安伯徐祥興國大治人初爲陳氏萬戶至正辛丑江州附隸傳友德軍與從征黃梅東勝數有功洪武八年由西安護衛馬軍小旗除金吾左衛百戶從征松花江黑山乃兒不花塔灘里陞副千戶庚辰燕兵起祥首議帥師奪九門克居庸關陞燕山左護衛指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雜著

兩金堂

揮僉事尋改左衛指揮僉事援兵懷來破碓縣按兵月樣橋追敗大軍於漢州復敗之於真定出劉家口破大寧敗齊尚書軍於鄭村坦陞指揮同知尋陞北平指揮僉事破廣昌辛巳克蔚州攻大同大戰於白溝攻濟南陞指揮同知壬午敗長圍軍於碓縣敗大軍於夾河大戰藁城復敗之攻順德至彰德破保定西水寨敗援軍癸未破東阿東平汶上至鳳陽奪河南橋小河垣鳳凰山與大軍戰於齊眉山敗漕軍於靈壁復敗大軍於營寨取泗州盱眙渡江入金川門是歲冬封功臣 皇帝制曰首我 皇考太祖高皇

帝峻德廣運格於皇天光天之下用集大成亦有熊
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庸作股肱心膂左右弼成悉視
功載懋之官賞列爵崇報萬世有辭皇考升遐建
文即位自絕於天改更成憲屢造大愆圖任側頗咸
劉宗親禍延於朕朕不獲已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咨
爾都指揮使徐祥事朕藩邸首獲好亮內奪九門外
攻居庸追戰漠州真定應援永平走遼東兵從下大
寧捷於壩上白溝大戰遂取滄州威深夾河藁城西
水小河靈璧每有功能克堪用武輔成大勲疇咨於
衆惟良顯哉是用授爾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賜先生文集

卷之八雜著

二

兩金堂

祿大夫柱國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乃
與爾誓除逆謀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
一死以報爾功於戲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其益遜乃
志弘乃量以持乃祿位朕無忌爾功爾亦無忘朕訓
常以暇逸思其艱難常以富貴思其貧賤欽哉惟克
永世永樂二年興安伯祥卒孫亨嗣十一年亨從駕
北征至紅山嘴敗瓦剌於蒼唯峽二十年至渠列兒
河天城等地二十一年至陰山二十二年至半邊山

西路奉駕南還宣德二年與黔國公征交趾失利正
統九年征兀良哈三衛出界嶺口河北川敗賊頗多

齒獲賜誥券進封興安侯興安侯常守關中侯弟愷
居京師一日天子集諸武臣及子弟馳騎命懸本
爵牙牌奪得公者與公奪得侯者與侯愷直馳豐城
侯奪其牌豐城初不覺既而請於侯侯顧愷解還之
人多其不競天順四年興安武襄侯卒子賢嗣爲興
安伯賢卒子盛嗣盛卒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
良父既生而其祖繼娶定襄伯女及是邵氏之孫與
良爭襲朝議以邵氏初嘗適人法不得爲正嫡良竟
得襲良年五十猶日於大中橋受雇爲人汲水比都
督府求爲興安伯嗣乃謝其鄰而去良僉南京中軍
都督府事奏請給其祖父母誥命尚書楊一清議以
私親不宜干大宗不許嘉靖癸巳良卒子勳嗣乙未
勳卒先是賢以跛足免朝叅革去半俸劉瑾時革去
折色二百石才得食祿三百石折色五百石迄良之
世不能復也祥季子麟金吾衛指揮同知洪武末胡
騎臨城內外震恐麟挺身出閉午門亦以功世官南
京

贊曰予至南京嘗館於興安伯家興安有兩鐵券及
讀鐵榜板榜累朝誥命嗚呼盛矣是時興安伯良
已歿門第蕭然所謂世祿之家蓋名存而實亡矣

天子方隆繼絕之義國初元勲以廢起者四五家當此時興安伯勲齎千金入京以求為嗣至質宅於人吾不知其何以也

記壬午功臣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或因或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歸先生文集

卷之八雜著

四

而金堂

靖

成國朱能

淇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一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有十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咸陽張武

同安火真

一千二百石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遠 恩恩房寬

世伯

八伯世指揮使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雜著

五

兩金堂

伯有十四

衛

雲陽陳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巖

一千石

忻城趙彞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濬 新寧譚忠

都指揮同知淵之子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江陳瑄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一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常

九百世揮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驃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脩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暉為其下陳暲所弑國人立其兄子諲陳暲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諲弟應而

賜先生文集

卷之八雜著

六 兩金堂

專有其國會

天子新即位詔賜外夷使者至龍州

界移告諒山衛無所荅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

登庸鴆殺黎應立己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諲死清

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為世孫十五年 天子以皇子

生諭少傳賢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

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 天子慨然

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

是少傳賢言 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夷安南負固

為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 太宗皇帝之兵初

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

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蠹茲三苗實負三罪上千天討曾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譚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天

歸先生文集

卷之八雜著

七

兩金堂

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間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之心而顯惟僚不為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天子於是再下廷

臣議決攻討之計

馬政職官

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其屬有六廐及龍馬閑駒橐泉駒駮承華諸監邊郡六牧師苑皆屬之後漢志太僕掌車馬天子出奉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其屬有考工車府未央廐而漢故時六廐省爲一廐後置左駿令別主乘輿御馬故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者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以羽林郎監領永初初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置萬歲苑犍爲置漢平苑晉太僕或置或省宋齊惟郊祀權置太僕執轡事已即罷梁置太僕卿與

歸先生文集

卷之八雜著

八

兩金堂

太府少府爲夏卿太僕漢爲中二千石梁列爲十二卿至後魏第二品最高品矣後與九卿並第三品大氏以後品皆第三時南北二朝南朝有廢置北朝無廢置隋煬帝省太僕驛驛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漢以來太僕置官本末今述其略其詳具諸史唐六典載太僕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大禮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凡監牧所通羊馬籍帳則受而會之以上於尚書駕部以議其官吏之考課凡四仲之月祭馬祖馬步先牧馬社六

典定於開元中其書訪周官叙太僕之職爲詳別有尚乘局亦具六典及百官志宋初有飛龍廐天廐坊騏驎院後置羣牧司廐牧之政皆出於群牧而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后妃王公車輅元豐改官制群牧之職並歸太僕元祐初令內外馬軍專隸太僕直達樞密院不由尚書省崇寧初詔太僕寺不治外事如舊制渡江後省寺入兵部其詳具宋史元太僕寺掌阿塔思馬又有尚牧監尚乘寺具元史余觀漢表志及唐六典太僕不徒奉乘輿自天子之六閑外至諸苑皆隸之武帝別置奉車駙馬都尉始分乘輿之

事唐因隋尚乘局內廐別設官

本朝太僕寺統群

牧監後廢監令民養馬而太僕專領之內廐自有御

馬監惟或乏馬於太僕取之而鹵簿儀仗陳設大駕

駕部與環衛司也皆不復關於太僕南京太僕寺故

留京若行太僕寺苑馬寺亦並建無所統一遼東山

西陝西有行太僕遼東陝西又有苑馬甘肅有行太

僕而舊亦有苑馬苑馬之設遼東則有永寧監清河

苑深河苑陝西長樂監則有開盛安定廣寧苑靈武

監清平萬安苑皆前代善水草之地邊於吐狄苑馬

之設最盛唯不領於太僕與古異今具洪武以來官

制職分於後

馬政祀祠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虜爲龍馬又周禮夏禁原蠶天文辰爲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祭以剛日用少牢皆於大澤具隋志及唐開元儀祝皆曰天子遣某官某昭告云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爲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爲御有功列爲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騊駼耳之駟獻

歸先生文集

卷之八雜著

十

兩金堂

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爲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馬孝王封之犬丘豈以栢翳爲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也穆王造父之事奇矣夫社祀以勾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善馬也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

秦官明矣洪武六年 太祖幸滌學士宋濂從太僕

寺鄉唐元亨請置廟祠於滁永樂間北京太僕寺在
通州改建祠如滁其神曰先牧曰馬祖曰馬社曰馬
步曰司馬凡五神位每歲春秋天子遣太僕少卿
主其祭而天下凡養馬處皆有祠遂為通祠弘治
二年學士王鏊為建廟記其文曰國家太祀郊祭外
則社稷社祭土稷祭穀皆民所恃以生國之大事在
戎戎政之大在馬馬之生養蕃息在人而亦有人力
所不及則馬神祀固宜居社稷之次天文房為天馬
辰為馬詩云既伯既禱周禮春祭馬祖夏先牧秋馬
社冬馬步皇明建都古冀馬之所生而通州為地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著

十一

兩金堂

高寒平遠泉甘草豐彌望千里世傳太宗靖難與
南軍戰於此若有相焉者因詔作馬神廟於其地

在今通州之北地曰壩上鄉曰安德旁為御馬苑凡
二十所春秋二仲則太僕少卿往主祀事其辭曰

皇帝命某官某致祭往必陞辭返必廷復其嚴如是
歷歲滋久梁楠圻陟藩級蹶圯沮沕穢翳人畜不禁
行禮至結茅以蔭已乃撤去風露橫侵星月仰見心
虔跡覈相顧惋歎而皆重於改作弘治八年太僕卿
臣禮始具以聞且乞立石題名以示永久詔可以屬
役於通州等二十五州縣財因歲登力因農隙始九

年之三月十年二月告成湧殿穹堂長廊邃廡齋廡
庖湍完舊增新周垣外繚重門中閱啓閉以時過者
祇肅是役也始前太僕卿臣禮臣鉞成之者今太僕
卿臣琮而少卿臣質臣珩臣纓實相之寺丞臣珪縣
丞臣鐸實啟其事御馬監太監臣春等實攸其費於
是翰林侍讀學士臣鏊再拜稽首書其事於碑古者
王畿千里出車萬乘國初賦地於民而牧之國與
民蓋兩利焉及今百有餘年其地固猶在乎然則取
之於民則為擾牧之於民則又擾是何哉方今聖

仁在位百度具舉而尤垂意焉政琮等既協力以崇

神祠則在人者其將次第而脩復乎銘曰兢兢國馬
于甸之野渙焉如雲駢焉如雨有廟言言在潞之陽
始誰作之自我文皇敢有不虔天駟煌煌瞻彼雲

漢造父王良有崇有圮其自人始神斯降祥人維致
喜昔在衛文亦有魯僖心維塞淵思亦無期功以才
興亦以惰毀琢石饒詞爰告無止世宗虔事上玄
嘉靖中四時遣祭皆以卿行今上自如常祀馬

神祠在通州北四十里安德鄉鄭村壩今太僕寺中
亦有馬神祠寺官到任及朔望如土地祠致拜而已
無祭禮祭則於通州壩上諸房養馬御馬監堂

之以桐乳 天子之王食資焉

余既述祠祀如前後問知 皇朝故事者謂洪武二年築壇於後湖先是詔禮官考定其儀曰周官以四時分祭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神之灾害馬者也隋因周制祭以四仲月唐宋不改今定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簋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曰維神始於天地之物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開廐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三

兩金堂

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永樂十三年行太僕卿楊砥請立馬神祠於蓮花池 上命翰林院考古

人儀式翰林院言古者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之神 國朝南京止祭司馬之神於是設馬祖及司馬五神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儀制准南京洪武本祭四神而永樂儒臣乃謂南京止祭司馬之神不應失攷如是疑後湖蓋始議至滁陽而復攷尚未有攷也天順五年 天子復於壩上馬房命

別自建祠而以元旦冬至及 聖節遣內侍主其祭
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吳郡歸有光著

王執禮校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八

十四

雨金堂



南京洪武本

南京洪武本

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湖益始議至海陽而復
限自數師而必示且冬至及 聖節遣內侍主其祭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雜著

夏氏世譜

禹之先出於黃帝而別氏姓姒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夏后氏夏今陝州夏縣禹所都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者也殷湯時有夏革衛有夏戊夏期而陳別有夏氏以王父字所謂少西氏媯姓之後也楚漢之際張耳爲代王以趙王弱國初定自傳之夏說爲相國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雜著

一

雨金堂

守代漢易太子夏黃公避秦而隱留侯招之出卒定漢嗣夏寬從申公齊魯間受詩事武帝爲陽城內史以廉節稱夏恭蒙陰人習韓詩孟氏易光武拜爲郎中遷泰山都尉從學者常千人門人私謚曰宣明其子牙舉孝廉鄉人稱爲文德先生而夏勤官至司空夏馥陳留圉人與范滂張儉同被詔捕爲黨魁變形入林慮山中夏統者不事司馬晉傲睨王公賈充見於洛水而異之夏方者少喪父母負土爲墳虎豹皆來馴擾其傍爲五官中郎將除嵩山令統方皆會稽永興人也夏孝先桐廬人嘗廬墓有野火延燒近墓

孝先悲統號慟鳥獸群以毛羽濡水撲滅之宋夏遇
并州榆次人爲武騎將軍與契丹戰歿子守恩天雄
秦寧武寧節度使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尉謚忠
僖公守贇子隨都總管沿邊招討副使贈昭信軍節
度使謚莊恪公並寵顯於真宗仁宗之世任西北邊
帥夏承皓江州德安人以右侍戰歿於契丹子棟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鄭國公謚文莊公子安期龍
圖閣學士兼侍讀知延州竦有文學才術而安期亦
以才居邊任夏執中棗州宜春人姊宋孝宗成恭皇
后以恩澤官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加少保循
歸先生文集 卷之九雜著 二 一兩金堂

守禮法不以外戚干政初秦莊襄王母夏太后宋成
恭皇后 國朝 武宗莊肅皇后夏氏爲皇后者三

人 莊肅皇后洛陽人也宋末夏士林爲簽書樞密
院事夏貴爲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竟以兩淮
歸元爲淮西安撫使而元軍入皖城通判夏猗死焉

國朝高皇帝起兵定天下夏氏爲元帥總管功在
太常者五六人刑部尚書夏恕洛陽人而夏元吉爲
戶部尚書輔佐五朝當世以爲名臣贈特進光祿大
夫太師謚忠靖公忠靖公湘陰人其先自會稽徙也
蓋禹之後別爲姓以百數有扈有芻斟尋彤城褒費

祀繪辛寅斟戈此其章章者禹以明聖爲天下山川
神主聲教訖于海外故自周武王封祀後亡而越勾
踐興其後有閩越王無諸粵東海王搖至餘善滅國
而繇王股等猶爲萬戶侯而桀子淳維居於北隍世
爲北狄主雖在蠻夷皆爲君長則禹之遺烈遠矣初
禹崩會稽殂封以爲世祀二十餘世至勾踐及無疆
滅於楚楚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爲君王居海
濱無疆之長王去瑯琊無諸保泉上漢既郡兩粵而
始粵區句章吳門餘後黃林餘不甌鄧猶皆越之餘
也故夏之著者在會稽今吳郡夏氏當方谷珍之亂

歸先生文集

卷之九雜著

三

一兩金堂

其家殲烏亮方孩母抱以逃後適海虞雙鳳里朱氏
因冒其姓夏氏之老姑自滇南來尋訪其家獲亮告
以其故亮始知其先居崑山之太倉曾祖曰景芳祖
曰君實父曰文通亮後以子貴封中書舍人贈中憲
大夫太常寺少卿葬馬鞍山四子曷杲杲晟曷字孟
陽以薦入中書授河南永寧縣丞送徒天壽山坐事
謫隆慶復召爲中書舍人杲字仲昭少爲諸生事訓
導盧從龍太守姚善死國難株連黨與及從龍諸生
逃散杲獨不忍去人高其義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 太宗皇帝愛其書日被顧問 上嘗以其名祀

云日當居上改昶爲杲故世以昶字皆作杲云 仁
宗皇帝在青宮與舍人朱孔易秀才凌晏如並直東
華門時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贊機密杲預爲詔杲
書北京宮殿榜會脩釋典集朝士及天下名僧書

上親第杲書第一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進考功主
事正統中纂脩 仁 宣二廟實錄書御覽諸書及

皇陵碑知瑞州入爲太常寺少卿遷太卿後累加
正議大夫資治尹中奉大夫杲善寫墨竹妙絕一時
海外朝鮮日本暹羅諸國爭重購之爲人灑落薦於
倫誼杲昂戊隆慶杲亦從坐杲徒步徃省脫杲於難

歸先生文集

卷之九雜著

四

兩金堂

後言于院長薦昂授中書舍人杲居翰林二十餘年
其子文振復在中書父子兄弟世掌綵綸當世以爲
榮而吳中稱富貴孝友之家必曰夏太常 賜葬迎
鐘浦昂二子欽字克承葬齊禮坊二子寅辰錦字德
文一子津字時濟鄉進士知象山昌化二縣病還昌
化民遮道泣留之津有孝行嘗作夏氏譜杲子三人
鉞字德威承事郎以蔭讓其弟太常既老善娛奉之
極亭館花木之盛爲人有義俠風三子景淵景濂景
湘鐸字文振以字行杲進其書 景皇帝命入中書

累官舍人大理寺右寺正六子景澄景瀾景潤景洪

景淮景清鑑字德年陰補南京光祿寺署丞葬白馬
涇三子景瀟景灝景瀚吳字季明子一人錡無後晟
字季章子一人鑑二子天恩天宥寅之孫璋復為族
譜今序止太常之孫其後支庶並詳於譜圖
歸子曰余譜夏氏有夏后氏而又有夏氏蓋后之省
也世謂周成王封夏公余考之不然二王之後祀為
公疑夏公即祀公也世代綿邈子孫播散四方不可
復紀惟越守禹塚祀會稽千餘歲不絕故言江南之
夏繇會稽近之矣

歸氏世譜

歸先生文集

卷之九雜著

五

兩金堂

歸氏其先胡子國於汝陰魯昭公十四年胡子始見
于春秋而昭公母夫人歸氏也當是時荆楚憑陵中
夏暴橫江淮間胡小國不能自立與江淮沈頓相隨
服屬于楚嘗從楚伐吳敗于鷄父其後亦時從諸侯
侵楚定公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太史公以
其微不為世家言故莫知其得姓所始於古帝王功
臣何祖也胡既亡子孫散在他國或以國氏或仍歸
姓歸姓歷秦漢魏晉至于隋無紀唐天寶中崇敬舉
傳通墳典科對策第一為史館脩撰代宗幸陝召問
極言生人疲弊當率天下以儉富國迺可以用兵大

曆初使新羅贈遺無所受當世傳其清德崇敬治禮
家學尤爲諸儒所服累遷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餘
姚郡公謚曰宣子登事後母篤孝舉孝廉復以賢良
對策拜右拾遺抗論裴延齡及爲起居舍人十五年
不遷淡如也順宗時爲皇太子誥王侍讀獻龍樓箴
以諷憲宗每咨政理登所對中外傳以爲讜言官至
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謚曰憲子融元和中進士歷
官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劾奏湖南之進羨錢者官至
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封晉陵郡公會昌中少儒者朝
廷禮典多本融議融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紹仁澤

歸先生文集

卷之九雜著

六

兩金堂

皆舉進士至達官仁澤以第一人至列曹尚書觀察
使子藹亦舉進士拜侍御史爲朱全忠所怒貶登州
司戶參軍同光初爲尚書左丞吏部侍郎太子賓客
致仕藹子係復舉進士第一人官至禮部侍郎而後
至于宋無紀元有曰暘者至順初舉進士同知潁州
年少精敏能擊斷河南有大賊殺行省官爲亂劫暘
守黃河口暘守死不從由是名聞天下拜監察御史
入朝順帝加獎賜以上尊累官刑部尚書集賢學士
國子祭酒蓋自秦至于唐而得宣公一人傳子至孫
自唐至于元而得集賢一人以歸氏數千年來所紀

者如此亦可慨矣或曰盛德必百世祀原歸氏所起者微故其後莫顯夫史之闕久矣唐虞之際十有一人者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咎繇之後莫六無譜咎繇垂益夔龍豈其微者哉或曰歸氏自亡國後世居於吳未嘗遠徙故吳中相傳謂之著姓然自宣公累世貴盛爲吳人而集賢寔居汴梁不知汴梁是何別也今他處亦頗有歸氏而惟吳中爲多吳中之歸皆宗宣公有光之所可知者始自湖州判官罕仁罕仁而上十五世至太子賓客藹其譜失亡罕仁生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溼今大倉州也道隆生廉訪使德甫德甫生子富子富以洪武六年徙崑山治城之東南門子富以下崑山之族可得而詳焉其別者居吳縣或居太倉或居嘉定或居湖州其在長洲者居婁門或居沙湖在常熟者居白茆

歸氏世譜後

吾歸氏之譜既亡吾祖之高祖始志其里居世次而曰高祖罕仁唐太子賓客藹之十五世孫宋末任湖州判官以此知吾家本於宣公而不得其世次名諱不可譜也又曰魯祖道隆自號居士祖德甫仕河南廉訪使天下亂失官稱提領生考子富洪武六年徙

崑山之東南門此其所可改者其他行事莫詳也吾祖之高祖諱度字彥則少喪父而所生母亦已先亡事嫡母甚孝處兄弟有恩弱冠坐事亡命走西南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峒數處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丁山之神夜來與語其貌甚偉曰吾姓褚氏導以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愛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諸渡者盡溺死以此獨免永樂中以人材徵辭不就初高祖兄弟三人高祖獨有七子子孫最繁衍矣高祖治家有法年老歸先生文集

益精明每鷄鳴子墻方中布袍揖而受事及暮復命亦如之諸婦小有言即曰兄弟所以失愛者皆婦人之爲也使謝過乃已作遺訓數百言又爲書云吾少聞先考之言吾家自高曾以來累世未嘗分異傳至于今先考所生吾兄弟姊五人吾遵父存日遺言切勿不能亡也爲吾子孫而私其妻子求析生者以爲不孝不可以列于歸氏其所以訓如此亦可以見吾歸氏之紀雖不詳而家法相承之厚也吾祖之曾祖諱仁字克愛爲人剛毅必行己之志不爲勢力所休以高年賜冠服吾高祖諱璿字文美例受承事郎生

而奇偉磊落然自尊奉每飯未嘗不鳴鼓也好飲酒
恒至達旦賓客往往自失亡去高祖儼然無倦容明
有天下至成化弘治之間休養滋息殆百餘年號稱
極盛吾歸氏雖無位於朝而居於鄉者甚樂縣城東
南列第相望賓客過從飲酒無虛日而歸氏世世爲
縣人所服時人爲之語曰縣官印不如歸家信高祖
同時諸昆弟並馳騁因爲武斷者或有也高祖與諸
弟出常乘馬行者爲之避道其後縣令方豪年少負
氣士大夫多爲所陵然曰惟歸氏得乘馬餘人安可
哉高祖歿於正德三年有光已生三年矣吾曾祖諱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雜著

九

兩金堂

鳳字應韶曾祖美姿容恂恂愛人長者治尚書精誦
雖奏廁不輟成化十年中南京鄉試北上人有居京
師者其家寄遺以百金曾祖中途遇掠盡以已貲與
之竟完全以歸其人弘治二年選調城武縣知縣務
休息其民兗州太守龔弘御吏嚴明少當其意顧獨
愛曾祖然曾祖雅不喜爲吏每公退輒擲其冠曰安
用此自苦亡何以病免歸曾祖母林氏世宦族祖鍾
爲山東叅政有名曾祖母歸氏事上撫下曲有恩
禮宗黨稱之曾祖嘗夜臥聞枕間有鐘鼓聲及卒柩
上有聲如鶴曾祖母未幾亦卒有光受命於吾祖而

其述止此時嘉靖之二十年也

先妣事畧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蕩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毋寢也傷哉於是

歸先生文集

卷之九雜著

十

兩金堂

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三十里由干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貨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閑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洒

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幾
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
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
留有光意戀戀不得一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
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
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
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
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
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
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
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歸先生文集

卷之九雜著

十一

兩金堂

勅命事畧

先人諱正世爲吳中著姓先曾祖諱鳳中成化甲午
鄉試選調兗州城武縣知縣先祖諱紳縣學生爲太
常卿夏鼎之孫堉鼎以文學爲一時名臣詩書之業
以故世有承傳先祖家教尤嚴先人蚤遊縣學屢試
不第而有先後出有名及舉鄉試先人遂謝去先祖
於諸父有分獨退讓處其薄先祖以高年篤老先人
與伯父年亦皆逾七十侍側日忻忻然如少年兒子
皆不知其老也日閉門讀書每自喜以爲有所得性

坦率未嘗與人有爭與里中結社有香山洛社之風
社中人尤敬其德稱其別號曰岫雲言如出岫之雲
無心也歲壬戌有光八上春官不第還先人遂以是
年卒年七十有八又三年始登第而先人不及見矣
悲夫以有光之困於久試祖父皆以高年待之而竟
不及及先人之方歿而始獲一第曾不得一日之祿
養所以爲終天之恨也有光仕宦既不遂獨幸以建
儲詔得推封此亦可少慰人子之情于萬一敢叙其
大畧上之史館

先妣姓周氏世家縣之吳家橋先外祖諱行太學生

歸先生文集

卷之九 雜著

十二

兩金堂

家世以耕農爲業外祖始遊成均而後其從孫大禮
始舉進士爲河南左叅政先妣河南之從姑也先妣
年十六歸先君聰明勤儉生伯姊與有光先後僅一
年先妣比歿有光與姊年七八歲已教之小學及女
紅甚習常程課不少借先人則怡怡然也不幸年二
十六卒所生弟妹又三人伯姊嫁河東都轉運使王
三接其在禮部時封伯姊爲安人有光獨久不第而
先人春秋高先妣墓木已拱有無窮之感也常默默
自媿其姊云

先妻魏氏光祿寺典簿庠之女太常卿謚恭簡公校

之從女也恭簡公爲當世名儒學者稱爲莊渠先生云先妻少長富貴家及來歸甘淡薄親自操作時節歸寧外家以有光門第之舊而先妻未嘗自言以爲能可以自給及病妻母遣人日來省視始歎息以爲姊何素不自言不知其貧之如此也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事舅及繼姑孝敬閨門內外大小之人無不得其懽人以爲有德如此不宜天歿而生一子甚俊慧又天僅存一女天道竟不可知矣

繼妻王氏吳中王氏多自以爲太原之後然實無攷

歸先生文集

卷之九雜著

十三 一兩金堂

獨先妻家譜系最明遠有承傳曾祖益讀書吳淞江上時海虞大理寺卿章公格及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皆當世名卿以文字往來爲締姻好屬再世壯男子死家又苦役先妻少喪父妻母教之甚脩謹年十六來歸不失婦道撫前子愛甚己子前子死時哭之悲病遂亟其聰明慈愛蓋天性也魏氏生時有光方年少爲諸生及王氏方鄉舉家益貧歷歲歲北上辦裝及下第之窮愁有光自歎生平於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之賢此亦釋家所謂隨意眷屬者也今蒙

恩封贈例當封妻前一人與最後一人而恩詔乃

許移封今妻費氏亦願推讓王氏則泉壤之下亦被
希世之曠典矣

予自臨安辭謝臺省還過弁山午飯後舟中
無事因書此當即遣人赴京受勅雖簡畧
數語下筆輒為哽咽人生之痛無以加矣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閒返安亭故
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
者多矣亦徃徃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
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

臨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雜著

十四

兩金堂

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
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為婦婦即絕
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荅十月晦竟縊死
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為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
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
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揜戶以粉
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
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為
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
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

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子友廣平尹張德
芳書來告子子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九雜著

十五

兩金堂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行狀

○吳純甫行狀

先生姓吳氏諱中英字純甫其先不知其所始曾祖某自太倉來徙崑山祖某父某母某氏先生生而奇穎好讀書父爲教書于卷恣其所欲觀里中有黃應龍先生名能古文先生師事之日往候其門黃公奇先生留與語貧不能具飯與啜粥語必竟日還先生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行狀

一 兩金堂

以故無所不觀而其古文得於黃松爲多先生童髻入鄉校御史愛其文封所試卷檄示有司他御史至悉第先生高等開化方豪來爲縣縣有重役召先生父先生以書謂方侯侯方少年自謂有文學莫可當意得書以爲奇引與游甚歡其後方侯徙官四方見所知識至吳中者必以先生名告之然先生意氣自負豪爽不拘小節父卒遺其貲甚厚先生按籍視所假貸不能償者焚其券好六博擊毬聲音婦人擁妓女彈琵琶歌謳自隨敵其家一千金久之廼更折節自矜餘不屑爲醒觀小儒篤於孝友急人之難大

義落落人莫敢以利動。令有迎館先生者。欲有所贈。遺見先生竟莫能出一語。先生之弟嘗以事置對。令閱其姓名。疑問之。乃先生弟。先生不自言也。與其徒攷古論學。底宇灑掃。清潔圖史。盈几觴酒。相對劇談。不休。雖先儒有已成說。必反覆其所以不爲苟同。後生有一善忻然如已出。亟爲稱揚。里中人聞之。輒曰。吳先生得無妄言耶。某某者皆稚子何知也。然往往一二年即登第去。或能自建立知名當世。而吳先生年老猶爲諸生。趨學宮。揖讓博士前。無愠色。年四十四始爲南都舉人。先生益厭世事。營城東地藝橘。千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行狀

二 一雨金堂

株市鬻財自給。日閉門不復有所往。還令兒女環侍。几傍誦詩而已。少時所喜詩文絕不爲。曰六經聖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嘉靖戊戌試禮部不第。還至淮。先生故有腹疾。至是疾作。及家二日而卒。是歲四月某日也。距其生成化某年月日。得年五十有一。娶陸氏。蚤卒無子。側室某氏生子男。人原長女三人。長適工部主事陸師道。其次皆許聘。予于先生相知爲深。十年前嘗語予曰。子將來不忘夷吾鮑子之義。吾老嫗。憊無聞於後矣。於是先生第中材。

使子爲狀不可以辭嗚呼先生不用於世予所論次大畧其志意可攷而知焉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暨配晏恭人行

狀

公姓周氏諱書字存中其先汴人宋靖康末扈蹕臨安至貴一公始家崑山之吳家橋貴一生思聰思聰生士賢士賢生顯顯生明是爲耕樂翁有行誼學士吳文定公銘其墓曰剛直君子生四子長諱璿是爲樂清翁次諱璣諱玉諱衡衡太學生家世孝弟力田至太學始用儒雅登上舍然兄弟並以贊雄鄉里吳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行狀

三

兩金堂

家橋在邑南千墩浦上直橋並小溪以東獨周氏兄弟居之殆成聚落無他族其南惟有吳翁云樂清生四子公其季也母張氏公甫冠爲晏翁壻雖在賓館猶東西家也每入定省父母以其出壻憐愛之至則喜見顏色少有志於學爲博士弟子益自砥礪以病不克卒業其病痰喘竟歲不瘳即瘳月復繼作然性孝友恭謹不以病廢禮居母張碩人之憂號毀骨立諸兒爲之勸解哭愈哀惟見相隨擗踊則稍慰曰兒能助吾氣自是病日益深樂清晚得末疾不能行又

時時欲行公旦夕扶掖令諸兒讀書於傍以更代樂

清謂能將迎其意喜曰吾有子有孫死不恨矣兄弟友愛其篤不忍一日相離仲兄嘗病脹輿舁至家晨夕不去側湯藥必躬調以進其他內外宗黨待之曲有恩禮見耆年特加敬讓人有犯輒自反曰吾其有以召之也置不與較自爲博士弟子不遂居常悒悒故尤勤於教子延師禮費不少靳而規範之嚴諸子循循未嘗識人間兆宕之習仲子憲副君自束脩至於貴顯所至必與天下知名之士遊而居官律已當世士大夫稱之繫公之教也其爲興化知府政成上計得 貤封如其官金緋輝煌然惴惴不敢當自憲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行狀

四

兩金堂

副君起進士出守郡至持憲節專制海南積官十餘年依然故廬無一瓦一椽之增焉仲兄之歿也公已病亟力疾往哭甚哀公自是遂不復起矣恭人健晏氏父諱安母趙氏性端重寡言笑與公伉儷五十年相敬如一日公自壯歲嬰病迄於壽考左右調護之功爲多諸子自幼學時公出外卽爲標識書額自督課之其勤儉出於天性至貴紡績未嘗釋手晏翁蚤世諸孤纍纍皆庶出恭人相其母撫之極有恩晏家業日圯趙母生養死葬悉出恭人又與公謀置田守翁夫婦家春秋祀焉公生于成化壬寅六月六日卒

于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得年六十六恭人生于
成化甲辰六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丁未閏九月十
一日得年六十四子男四大倫太學生大禮即憲副
君大賓大器女二適姚舜卿凌天惠孫男六之奭之
望之豐之畢之榮之旦女九戴九有徐欽張士弘李
延芳張士中其壻也餘幼初憲副君之在興化也數
遣人迎養公與恭人相謂曰居官以潔已愛民爲本
至彼有甘旨之累且往來輿馬皆民力也魚羹脫粟
田中獨不能自具耶遂堅卻不往及 誥封命下憲

副君即馳疏於

朝乞

恩歸養其畧云自守郡以

歸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行狀

五

兩金堂

來感激

聖恩未嘗不矢心勵行以圖報効於萬一

不意構成疾病雖勉強備位而精神消耗日不能支

伏念臣之父母皆年踰六十亦時患病相去二千餘

里山海阻隔音問不通誠恐旦暮客死重貽魚窮之

恨臣嘗以是具達而巡按御史等仰體 朝廷用人

之意慰留調治遷延至今臣憂思愈甚乃不得已昧

死哀鳴於

闕下臣切惟爲罔忘家人臣之道而亦

臣生平之所自誓也然病廢無用於時則聽其偃仰

於父母之傍以親旦夕之養實 國家教人以孝之

道况若臣病即死則鞠躬盡瘁臣之分願已畢若乃

反復淹綿坐靡廩餼臣罪益深亦非朝廷用人之意矣伏望 陛下俯察微臣 勅下吏部容臣致仕幸不即填溝壑則扶杖進屨之年皆歌詠太平之日也疏奏 朝廷勉留之尋有廣南之 命不欲行公與恭人強之上道甫視事而恭人之計至蓋三月之間再涉鯨波望國而公之計又至憲副君以是自傷云某之先妣與公同祖不幸蚤逝嘗念少時之母家群從諸舅每見輒哀憐慰藉爲談先妣生平相與浹下至今使人有戚亡渭陽之感而憲副君又同學相知愛故以公恭人之遺事使予論次因謂憲副君既歸先生文集

卷之三行狀

六

雨金堂

以卓然有立於世而推周氏之淳德淵源蓋有所本以附之家乘云

○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

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

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通議大夫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蘄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

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
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為瑚璉
之器公雅自脩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
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
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
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家宰鄭聞公奉新宋公皆
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
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
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
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行狀

七

兩金堂

撫傳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為法均派折衷最
為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

贖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

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如此吳

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

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

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涼城又數聲言從井

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懼懼公

處之宴然或為公地欲移任公曰詐至於此境上屯

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

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

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脩稜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浚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

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

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

加脩理，建立元祐官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

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

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

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

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

乃行，巴庸薶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

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壞，瑰

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錦僉事于錦先後浚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叅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叅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榮入烏蒙叅政繆文龍入播州真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行狀

九

兩金堂

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叙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浚林窮壑崇岡絕箬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圍難合臣奉命初恐撿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撿知不可得

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簿筴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為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為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行狀

十

兩金堂

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

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賙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兩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迴

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溪峭由川辰大河以達成陵磯
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厯月始達
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
萬人邪許摧輒崩翠鳥獸哀鳴震天岷地蓋出入百
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
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
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
採青峰山巨才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
山童才適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
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行狀 十一 兩金堂

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
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
有仕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
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
擢 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 誥
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
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
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
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
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

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
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大僕
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
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
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
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
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魚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
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
富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
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行狀

十二

兩金堂

皇極殿門曰

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

天子

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
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
學生女四適孟紹頰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
七世彥官生世民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
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
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勅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前同州判官許君行

狀

君姓許氏諱志學字遜卿其先蘇州之嘉定人諱慶

賜者爲崐山魏氏館甥遂爲崐山人子文衡文衡生琮其季曰瓚琮子翊承事郎瓚子翀羽林衛經歷平定州同知承事生襄 敕授登仕佐郎南京馴象所吏目君之考也自慶賜始遷再世而有兄弟數人勤於治生多蓄藏延禮耆儒沈同菴先生於家塾以教諸子當是時葉文莊公張憲副和張叅政穆沈憲副訥一時名賢皆往來其家故許氏富而子孫多在衣冠之列君少勤學強記善爲文詞登仕蓋晚而得子憐愛之故用貲升爲太學生六館之士推讓爲累舉不第以上舍選爲同州判官六年凡署州縣事五回

州夏陽臨晉郃陽徵重泉同州以守缺其餘諸縣即令去必以君攝士大夫皆爲文純之曰承上使下悉有成度姦軌壹跡境內肅清不於分外徵索以阿上官意脩費舍勵學者此朝邑之所紀者也釐前祀政革浮靡絕苞苴儲廩給足傳爰精明脩啓聖名宦祠此蒲城之所紀者也今世州縣官悉簡自 天朝唯權攝則監司得自用類前世之辟舉者故或其人不能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即牒去君之署篆至於四五可以知其選矣其子給事君言今重泉臨晉間民有肖像而拜祀者又言谿田馬公苑洛韓公皆關中

名士每見君未嘗不加敬也既解官則治亭圃於先塋之側而居之歲時食新先以奉親然後敢嘗與人交不設城府然不能容人過惡故亦往往寡合令有科徭及君家君自以嘗任州縣爲七品官與爭論無所詘今欲重困之會給事發解報至以故得免君始爲大學生遊間及官同州沙苑登覽華山之勝甚自樂也至爲鄉社會飲酒笑譁無虛日吳中田土沃饒賦稅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雖爲大官家不一二世輒敗許氏自國初至今居邑之柴巷無

改也有屋廬之美田園市肆之入又以詩書紹續及

歸先生文集

卷之十行狀

十四 兩金堂

給事君而貴顯初給事令分宜已 敕封如其官及

是人方賀君將更有加封之命而不幸已矣君卒於嘉靖己未年六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三娶錢氏封太孺人子男一人從龍戶科給事中女一人適張必顯孫男一人汝愚太學生女二人曾孫男女二人某高大父時已與君家交好見家中文字有顧惟誠許鵬遠者鵬遠即承事君而惟誠者太保顧文康父也高大父是以與兩家締姻而大父與登仕君又皆高年爲社會而君與家君又同社社中君最年少癸丑之歲給事同余北上道中聯轡嘗以登仕年老爲憂

念意獨謂君壯盛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
卒僅止於中壽給事是以痛恨焉亟圖所以不朽者
以予知其家世因頗采示馮翊之政俾次其大畧存
之家乘他日墓隧銘誌之文詞史館推封之制草庶
於斯有徵云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

十五

兩金堂

卒對五嶽中壽給事是必諫則願其自以不
公意斷歸臣雖未艾也而登仕卒裁踰六年君亦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墓志銘

詹仰之墓志銘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毗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死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之甚於知此豈其出於性然邪爲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志銘

賈與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獨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友吳秀甫游秀甫死數年矣仰之且死之歲亟求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召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岩秀岷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

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
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邪

葉縣丞蘇君墓志銘

君諱隴字文玉姓蘇氏宋末有諱文祥者自揚州徙
蘇州之嘉定文祥生子富子富生文享文享生士牧
士牧生彝彝生寅是爲君之考初文祥以畸身來處
海上其後子孫繁盛稍稍析居多爲富室蓋蘇氏至
於今而衰惟君以寬厚不苟于利然獨能保其家嘗
爲弟代輸逋負數百石弟死以禮殯葬之娶尚書龔
公弘之女尚書爲都御史治漕河奴乘勢折辱州縣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五銘

二

官官以爲尚書親子弟屈體事之及君往省其婦翁
所過深自斂約人無知者嘗至一縣坐郵亭適此奴
侍立人驚告其令令始備禮送迎其爲長者多此類

由太學生一爲河南葉縣丞即引疾謝去葉縣民爲
官養馬例歲一易賣者索高價買者竭貨產不勝其
害君今平價出銀額使富戶任其役歲不易惟易其
羸者縣有文臺山洞群盜依阻其中數出剽劫君簡
丁壯爲民兵以火藥具攻之賊遂殲焉葉縣人尤稱

此二事曰丞小官也而能庇我嘉靖九年君年六

十有三以五月二十五日卒子男二九河先卒九疇

太學生女四嫁劉侶陸瑤徐侶葛汀孫男二女一
十年十二月九日從葬馬涇西銘曰

蘇自江都踰江而來後嗣沄沄更起而頽惟蘇君賢
久而愈培蘇君在葉撫民如孩疇其牧政家有牝駉
克奮其武遂若文臺雖官之冗亦展其才日出之處
月浦之隈蘇君此藏千載勿開

○ 歸府君墓志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夫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
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諱永
大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

歸先生文集

卷三十三志銘

三

一兩金堂

三雷震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
學生讓幼女四曾孫男女十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

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墳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

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為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

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

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者數世矣由湖州

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君兄弟行也府

君初為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

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

江海之墟高仰脊鹵浦水時浚時淤無善田府君相

水遠近通渠置埭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塵
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
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
諳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後屬數千人
如數十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
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不可不可田無
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
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
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
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志銘

四 兩金堂

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
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跡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
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
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
耶或徃徃嘆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
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汝穎慶於荆楚迄唐而昌
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
曠然江海絕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頗頗
才無不可實剛晦之終古瀉鹵黍稷擬擬有萬斯畝

肩不虎符藏於茲土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墓

誌銘

君姓晁氏諱相字民弼其先廬州合肥人父諱聰祖諱貴曾祖諱寧高祖諱通海是爲國初以從軍功始授鎮海衛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者也通海至于君凡五世世其職予視晁氏之黃其初起七跟隨邵六元帥以是功子孫世世不絕而邵六元帥者今不可考其人矣蓋興王之際三十四功臣亦多隕命亡國耗爲衛所之世襲常不替富貴淫溢所謂長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志銘

五

兩金堂

沙著于令甲而稱忠有以也夫君少通毛許爲縣諸生御史試高第與於廩食再試秋闈不第會襲父職曰我世武也競於文以求庸夫乃非其分乎於是戎服以待有司之命歲大饑請轉六邑之粟以餉軍軍無庫糈之呼江北饑盜發奉檄往擒之流賊南潰以千兵扼京口閘事平有白金之賜此其居官之可紀者其子廷宣既壯矣乃曰吾好於文也而以武終其身夫乃非其志乎聖人在上海波不揚武夫無所効其軀吾其可以已遂老於婁江之上築室藝圃飲酒賦詩以終焉安人顏氏刑部郎中進階朝列大夫

謚之女年十九而歸君有賢德通孝經論語治家有法子婦儀其德焉君卒嘉靖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安人卒於其明年九月初一日得年六十一子男三長即廷寵襲百戶以捍海功有都督白金銀牌之賜次廷寵鎮海衛學生皆安人出次廷憲縣學生側室沈氏出也女三百戶揚州官舍林憲鎮撫包守正其壻也孫二中用縣學生中立廷宣子也廷寵無子以中立為子嘉靖三十年十二月今葬崑山東北塘涇字圩之新阡銘曰

維晁氏先為百夫長載其闕閱以克世享介而乘舟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志銘

六

兩金堂

出沒海波大浸稽天莫之誰何施于孫子不懈于位迺營菟裘吉壤是遂偕其伉儷飲酒栽花終藏于茲永違海沙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志銘

公諱庠字子秀其先李翁居吳葑門之莊渠依其姨母因從其夫姓為魏氏而居崑山之直義大父諱鐘生二子諱奎字孟文恭簡公之父也恭簡公諱校仕至太常寺卿知名於世諱璧字仲文公之父也娶趙氏宋周恭肅王之裔公以貲入太學選授南京驍騎衛知事胡端敏公在南都見之嘆曰魏知事脩謹真

不忝子才弟也子才恭簡公字端敏與恭簡故善是以云居官八年日騎馬清都街從其賢士大夫遊衛幕間冗事莫足以爲也會仲文翁病上疏乞休遂以光祿寺典簿致仕始仲文翁已有田數百頃公守成無所恢擴而家日以大四方士來造恭簡公退即公所飲酒眠館致殮禮無不備有乞貸不能償常折其券故李氏之在莊渠尚以百數恭簡公歲廩米有差公則劬而行之真義亦名航頭而婁江而東遠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人數百家吳俗苦重役上戶常巧免移之下戶無能存者公獨自占其役以是家家得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七銘

七

兩金堂

休息至令航頭號稱殷盛太史公云千里之內賢人之富者公其可以當之矣公爲人清秀望之恂恂然人或曰魏君若寒士必當中朝清列今坐數十困廩累之矣自太守二千石以下莫不聞其賢加獎嘆焉顧孺人年十四家盡亡來歸于公仲文翁夫婦憐之如己女孺人亦曰翁媪吾父母也公赴官獨請留養而以他姬侍徃子女非其出愛之均一內外雍睦無有間言元末有高士顧阿瑛居此里魏氏其富與埒而孺人姓與小字適符爲公卒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初四日年六十有八孺人卒于嘉靖二十五年八

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二子男五人希明希哲希直
孺人出希正希平側室出女五人適鄭若曾歸有光
姚貞孺人^出顧夢穀晉驢他姬出孫男女十七人曾
孫男女十一人恭簡公之世欲復姓未果而嗣子鄉
進士績先從李姓及公子希直中鄉貢在禮部具牒
復其姓今皆爲李氏諸子孫壻受恭簡公之業多在
成均及郡邑序其娶嫁盡吳中大族貴官也墓在高
墟始攢實以嘉靖三十三年月日大葬有光娶公之
仲女痛其賢而早歿所以致其無已之情者惟公與
孺人之壽考是祈而今已矣歲月遠矣嗚呼痛哉銘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志銘 八 兩金堂

曰

易理以大恭簡昌之世以有聞惟公仲文精善利道
萬畝治响公克承之恭簡是師咸遂其仁方數千里
德澤所浸於古宜君其世蔓延其解其茂共此茲根
有魏高丘皇考之旁新築玄宮日月吉良既固且安
以福仍雲

○ 鴻臚寺司賓署丞張君墓誌銘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
田積居家至不貲翁長子早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
入大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遊

京師君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爲四夷館譯字生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多綺紈子弟君於其間侶侶自將寺中號爲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延陞爲司賓署丞奉使至邊犒軍歷太原雲中鴈門兵官皆戎衣執索韃負弩矢迎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君爲榮既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内艱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嘗以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歷三紀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日月之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志銘

九

兩金堂

所照莫不賓貢竒琛瑋寶呈表恠麗絡繹於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島小夷懸度大海來爲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動每言及常憤悒數爲大帥運籌策帥亦竒君數從君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爲道耕翁以

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廼登進士烏善鳴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來請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象胥之職常優閒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苦^{音塊}出歷二艱永矣長逝無壯棘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我爲銘詩刺其玄

○ 沈貞甫墓誌銘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志銘

十

雨金堂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取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二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峰之勝嘉靖二十年子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

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子於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亢厲喜自脩飭介介自將非其人未嘗假以辭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史充几間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士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

事每過其精舍啜茶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予復徃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嘆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初名魁故又字益舟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卒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即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于斯

○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景泰天順之間有名臣曰葉文莊公其事具國史而其敦孝悌厚風俗以施於其鄉者崑山之父老類能

言之公之歿至於今且百年縣人無不曰文莊公者蓋邑之爲公卿顯人多矣久迺莫能知其子孫而公門第無改子孫不廢儒學所傳圖書數千卷猶閣藏之部帙宛然封鏹如故可以見公之所以貽於後世者然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文莊公諱盛官至吏部右侍郎是生鄉進士諱晨晨生衡州府同知諱夢淇衡州先以公廕入太學選台州府通判其後稍遷卒于衡州云君之考也君諱良材字世德爲文莊公世嫡曾孫而君母王氏兵部右侍郎諱倬之女君內外家皆貴顯而雅尚儒素少長學校中與寒士游

處略不見其有異至讀書爲文章獨不肯後於人提學御史張鰲山以君名臣後親至學爲行冠禮而字之曰世德其後御史光州盧煥校君文以爲不屬草頃刻數千言其詞曩衍無窮而不出於律尤賞異之自是他御史試必甲等至大試輒不得蓋知名于黻序者垂三十年始用歲貢計偕進試于廷分隸南太學又不及選調以歿人以是痛惜之君爲人至孝以衡州公卒于官不得親含殮歲時祭高倍切哀痛而事王夫人謹甚夫人性嚴君年踰四十少有過悞猶長跪終夫人之世無敢專行一事視群從昆弟恩

若同生而生平未嘗問其家之有無時從知友飲酒
自放山水間終日忻忻自其少時頗以自負思一日
馳騁于當世以趾前美竟以坎壈亦無怨尤之色故
所與邑弟子偕爲文者無幾何時皆至大官君猶與
其徒爲文自若間閣筆自語云吾生辛酉與吾同月
日生者今爲某官矣又曰吾家自高曾以來鮮至中
壽今年歲侵尋殆不能如吾志也已語已則又與其
徒相視而笑蓋君意不能忘然特用以爲戲六終無
所介于心其天性夷曠類如此卒于嘉靖三十二年
八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三娶周氏刑部尚書康僖公

諱倫之女性婉順不好侈靡君每夜讀孺人爲女紅
常共一燈火至徹曉生子恭煥方十五日而卒于台
州官舍王夫人甚悲之卒時嘉靖二年二月初七日
年二十繼娶沈氏吳江人父某以賞雄于鄉里事王
夫人餘二十年竭力孝道家所不足至脫簪珥以給
而躬自儉薄嘗孕而不育撫諸子若已出而於妾媵
皆能仁愛之君亦數數稱其賢卒時嘉靖三十年四
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四男子子二人長即恭煥鄉進
士次恭煥縣學弟子員女子子一人適諸有昱恭煥
暨女皆側室陸氏出孫男二人儉封儉圭女三人文

莊公賜葬在湓濱之原去縣二里所世世列葬而君當以孫從王父故周孺人先以其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在昭次至是穿故穴與兩孺人合為竇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某日也先期恭煥恭矧以友人俞允文所為狀及君自著周孺人狀來請銘余故知君者其可辭銘曰

士不待于時耶文莊公非遭時得位何以稱于天下為名臣士必待于時耶佩玉鳴琚炫煌于一世者何身歿而名湮而後知彼有所恃者雖困蹶而常伸吁嗟乎君不媿其志歸從文莊公之居以俟于後之人

○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

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為大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為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為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為樂清正簿又曰世君之考埜為博士第子蚤卒君少孤贅

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蓮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瘳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荅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叙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翛然既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

歸先生文集

卷二志銘

十五

兩金堂

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今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即還言于大吏權假邳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遠城三面

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
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
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
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
恐時狼歎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
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
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
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嘗同
爲諸生見君所爭李炘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
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群吏會者數

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
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
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
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
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
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
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
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
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
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
以卒懔懔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宮
日月光曜天曜星同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乂占之
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
君無一命惟世之痴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
曷既其終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瀉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
大父諱海皇贈刑部右侍郎大父諱文皇贈刑部右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志銘

十七

兩金堂

侍郎父諱廣仕至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侍郎
微時始娶張淑人家甚貧常至乏絕淑入夜燃燈火
紡績達旦以給食甞有客至爲買肉盡以供客君方
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佯入以哺君張淑
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見者莫不憐之
公得子最早蓋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共貧苦之日爲
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繼母夏淑
人留崑山日闕無儲外憂嚴父寄身蠻瘴內顧慈闈
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素之
道仲第士淹從莊渠先生游君時時往從之聽其議

論自幼傳公易學而於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
游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
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
時已不逮其姑而事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
勤兒子婦也春秋已高侍夏淑人暑月重衣汗浹執
婦道甚恭甘旨不先獻不食夫亡時諸孤方童丕拊
教之皆成人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
有三子男二邦柱邦臬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
鳳翼鄭志清孫男三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日不利權
厝以俟至是與徐孺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岷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志銘 十八 兩金堂

山尉遲村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
侍郎所上疏當正德中 皇嗣未生 天子不御椒

寢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子錢寧之
徒貴振天下而山東群盜流劫中原蔓延江漢間當
是時天下認認然有不測之憂而升遐之日內外清
謐卒以啓中興之治者繫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
於 朝廷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
是閱君之家狀推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跡所以貽其
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

直哉周公匡我 武皇之死靡悔再斤窮荒孰共其
荼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敝化奢麗厥世云
何告爾孫子其貽孔多

南京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諱楸字子培其先出自郿伯宋之南遷由關中來
徙居太湖包山後徙嘉定遂為嘉定人曾祖璠祖鎰
家世力田父法歲貢入太學不肯祿仕教授鄉里君
少墮井中覺有神人扶舁之得不死天資絕出倫輩
年二十舉南京鄉試考官以試題得罪盡罷是年所
舉士後得 旨入太學間一科乃得會試又六年始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志銘

十九 兩金堂

中進士授福清知縣縣古東候官依阻山海徵召不
時至君廉明仁恕豪右帖服符下爭趨無敢後者先
是常熟陳君明近為福清民愛之蓋三年又得張君
二君皆吳產閩人以為美談甌寧李家宰罷家居君
獨不往謁李公憾以為輕已丁外艱服除李公復為
冢宰例起服官試吏部試已自持案出君獨不肯持
留一案於堂下李公以問堂吏知為君益怒遂調孝
豐孝豐鄞郡山地險惡數反以故置新縣君以德懷
柔之田有不均丈量以寬貧戶其豪相戒曰明府善
政不可撓也曠賦數百人為亂君檄止調外兵獨部

署縣人捍禦賊皆散走時倭夷鈔兩浙州縣皆相效築新城樓櫓堆堞相望孝豐獨不肯曰縣皆山賊何以至奈何困吾民也縣中清靜無事時時登天目山攀蘿緣磴躋其絕頂慨然賦詩有高世遠舉之志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大司馬南昌張公器重之南京歲造馬快船畿輔及江西湖廣積逋料解八千餘萬朝廷以空名敕降兵部兵部歲遣其屬公廉者上其名齎敕以往至是君以選行始至一郡却餽遺於是兩省望風肅然無敢以私奉君君至則與其官長議所便惟恐傷民凡歷三十餘郡周行數千餘里觸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志銘

二十一兩金堂

冒毒暑還至巴陵而病歲已暮過家謁母時已陞駕部員外郎欲移告不及而卒時嘉靖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享年四十有三君嫡母李氏性嚴少所假借君奉其母邵氏與其配李氏事之甚謹財產悉以讓其弟葬其父族人許易墓地已治塋兆室屋而悔之君即移他所無怨言有貧士與君舊識至孝豐謁入迎延上坐衣服垢穢人所不堪酌酒賦詩竟數日復資送之故所善馬思學殷子義以道義相重比君貴顯待之愈厚及卒兩家妻子皆爲流涕自楚還舟中蕭然獨有文書數籠未上兵部太倉兵備副使熊

公來視其喪篋中有金二十餘兩財具棺斂而已嗚呼君可謂賢於人遠矣子元煥尚幼不能治喪弟楚奉太夫人之命葬於橫湮先塋之左以殷君所為狀來請銘予故善君泣曰予何忍而不為銘銘曰
關西逖祖世大梁名輿伊洛道相望太湖山中翬飛槍聿來東海著南翔蓄潛玄懿生鸞凰兩宰山縣如桐鄉尚書七兵使命將清風颯颯吹瀟湘性資寬弘復清強仁孝藹然厚懿常生齡迫促志徒長皇天不佑喪厥良刻銘幽石固其藏悠悠千載餘芬芳

○ 陸允清墓誌銘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志銘

二十一 一兩金堂

余初未識允清前年允清客授吾里始見之而余性少出不能數至其館獨允清門人丁允亨時時邀余過其家迎允清與其飲一日允清忽來見別去遂還東倉余方有中秋泛海之行舟過其城下欲訪之未果不數日還則允清逝矣悲夫余不獲與允清友也天下之學者莫不守國家之令式以求科舉然行之已二百年人益巧而法弊相與剽剝竊攘以壞爛熟軟之詞為工而六經聖人之言真土梗矣允清之於經蓋學之而求其解於其中有所不能自得雖河洛考亭之說輒奮起而與之爭可謂能求得於其心者

矣。至於當世之務皆通解而言之。悉有條理。由此言之。使允清獲用。其有所施。豈遂同於今之人哉。以允清之不遇。孰謂科舉之能得士也。江南人多延允清爲師。允清獨以師道自居。雖其門人有貴者。不宥少降其禮。流俗之人以爲異。而允清行之自若。人尤以此重之。少貧。奉二親。與其世母。女兄恩義甚篤。日隰無儲。未嘗不怡然也。性剛介。而亦無矯亢之行。故所至人皆愛敬。死之日。無不垂涕。初允清一日與余燕會。慨然曰。昔許靖有高名。蜀先主不欲用之法。正以爲靖浮稱播海內。君若不禮此人。天下將以爲君不

歸先生文集

卷二志銘

二十二 兩金堂

好士。先主卒。用靖爲司徒。允清意謂時不能興貴名士而競隆利勢也。余謂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蚯蚓當伏藏。閑錮之日。而覲有顯揚。拔擢之榮。必無幸矣。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可也。允清深以余言爲然。允清名震居海虞之橫涇。後徙雙鳳。又徙沙頭。皆故海虞境。今爲太倉州人。而允清又自言其先居尹山。尹山在吳江縣云。允清卒年五十。有一娶劉氏。有二女。長適楊道立。其幼未許聘。所著文集若干卷。經書解若干卷。老子莊子參同契注若干卷。卒之後

百有十一日葬於某鄉。實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某

日允亨治師喪卹其家復爲之請銘銘曰
千尋干雲匠石睨幽蘭無人含芳麗順化而往寧爲
泯其志之存奚用世弟子微詞勒玄碑

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
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
仲鏞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翽士翽始遷嚴陵
士翽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
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佺汝佺生崇傑自
定王以後至崇傑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傑生必俊必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志銘

二十三

兩金堂

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
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瓚瓚生四子
濂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
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
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
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
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
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
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最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
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

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儕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予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九族。存者子遺，逆竇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脩于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世爲長洲人。始尚賢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子予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爲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徵爲人博雅，善著書，好遊名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來，不孰何家事。家事一任孺人。孺人亦以爲治生，纖嗇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仲子得罪，朝廷

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以溫言慰解之。胡夫人乃喜。孺人初爲家甚纖，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

大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爲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爲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瘳二子迎歸爲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即本枝次培枝翹枝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冢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吳興人惜之某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鄉之興墓貴而圯黃門績文爲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頽頽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束之若急及有代人脫焉如釋來遊武康象服袞袞觀子循政式過其歸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勤詞玄石以詒無窮

汝南周君墓誌銘

君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先是其子詩試禮部下第還會大司成奏言監學法久壞天下士雲會京師一日不爲有司所錄徃徃去居家自便六館幾空非所以

為大平之觀乞下所在長吏敦遣至京脩舍法以幾
化成之效有不如詔者罪之制曰可於是詩在南雍
間歲不歸不見君之歿君歿又不以疾可痛也君之
配先十年卒詩與其弟諫訓謨啓攢與君合葬於縣
郭外小震浦之原請銘于余泣且言曰先人少遭閔
凶孤露無依寄于吾外家與先妣誓志自立從里師
學無所成為農賈又不能就已而入縣書獄詩時為
童子縣令見其文而愛之以是待吾先人不與他從
事比然其教子不為一切優游而已先妣獨嚴迫不
少假貸嘗曰吾為生良苦汝宜自勉吾見某某皆以

貧賤發迹汝能自立無忘吾言先妣尋卒先人并曰
之事身自為之前此不問也蓋不欲使兒輩與聞懼
用志之分詩所與游者年皆與先人若先人益和光
如已友蓋游吾父子間者懽然無間也念吾祖之蚤
歿每祭輒潛然淚下歎處世之難不敢少自宴逸比
詩獲舉於鄉始用自適而詩方卒業太學待試於禮
部幾斗升之祿而天之降割遂至於此自念家故微
先君先妣勤一生之力俾有田廬使詩兄弟得專志
於學視前世以孤童自奮者不及詩遠矣而不一日
養尤可痛也願夫子賜之銘按其友沈孝巖云云詩

語良然君諱寰字民服年四十有九孺人姓金氏年三十有八葬以甲子正月日也嗚呼人子之痛何有窮乎余聞君爲從事時巡撫都御史嘗捕人誤以同姓名繫南京司寇獄論死其父老矣且無子訴於縣君爲言縣令即日上狀白其寃取其人還其所全活人類是稽之於古後當有興者是爲銘

抑齋先生夏君墓誌銘

君諱集字思成曾祖諱景太常寺卿祖諱鉞承事即父諱景清太學生太常公以善書受知長陵在內

閣三十餘年文雅風流稱於當世其子孫富貴多綺

純之習君生時夏氏猶盛其後中微君獨守貞志爲諸生兄弟有爭產訟官訊其狀判歸君君曰兄弟以爭而吾獨何忍饗之固辭不受御史試高等當補廩忽遭疾曰吾病不能事事何可虛受學官廩米耶遂以病告使其次補之姊寡無教其甥盛化化後成立爲縣學生聚徒數百人鄉里稱君之高誼君屢試不第即移疾不出扁所居曰抑齋學者稱爲抑齋先生君少以多病遂精醫理為人診治不責其謝貧者至遺以菜米人以故多懷之太常公賜墓至今百餘年宰木森然君率子弟歲時封植之以無傾圯某祖

毋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為親中
表兄弟某少為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鴈行
逡逡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
是年卒悲夫世愈訾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壬戌
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
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
八以陰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人祔
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
曾孫男三族子禴狀君行事而請某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 銘 二十八 兩金堂
尚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 帝錫之
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母承事之女而君之姑也世父及先人與君為親中
表兄弟某少為學生猶及見其皆在學宮相隨鴈行
逡逡然可以見盛世長者之風先人長君五年皆以
是年卒悲夫世愈訾競而前輩遠矣君卒嘉靖壬戌
正月庚子也年七十有三配王氏應城縣知縣永之
孫女有慈儉之德後君四年八月丙子卒年七十有
八以陰慶庚午十二月甲寅葬祖塋之右王孺人祔
子男三紹貞從吾從昌皆學生女五孫男七孫女六
曾孫男三族子禴狀君行事而請某銘銘曰
百里之縣公卿代有富貴而文夏公最久生是名家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 銘 二十八 兩金堂
尚有典刑佩服儒者誦法六經於維夏公 帝錫之
墳陪以四世稱其後昆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并序

嘉靖十年 朝議以州縣歲貢循年資非祖宗制法
意 敷天下學校掄其才者而沈君在選久之貢法
復變用事者稍抑之君方試吏部廡下風颺卷為墨
所污試遂殿得樂清丞以去踰年卒于官舍子衍慶
等歸其喪權厝焉後六年祔於天平山祖塋而請銘
于予予生後君然嘗同在學官會食博士堂中貢法
行予亦與其選時東南之美咸在留都日夕聚白下
君居其間言若不能出口酒酣怡怡然人多樂與之
遊君在吏部予亦試春官方聚邸舍中聞選榜出在

歸先生文集

壬春盛

壬九 一兩金堂

坐者皆歎息以為君屈君歸治裝予又送之於家在
城西絕岸間方令工製新衣衣以出拜視其色了不
以官為意也今因其子之請蓋間五六年悽然如復
見君矣君諱大梁字景和別號卓齋其先居吳縣竹
橋又由陽羨轉徙崑山高祖父贈大理寺評事曾祖
魯祖存城武縣知縣父濤君為人孝友同母兄大楠
三為二千石不忍其母藹里就養自以菽水之奉大
夫人安焉事其寡妯終身不怠於其妻不以其病失
夫婦之懼為攝令踰歲觀樂漳寇霍爾前支應有稱

于溫人君生於弘治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卒于嘉靖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二妻胡氏繼王氏側室盧氏子男七人女一人孫男三人沈氏世宦而君又多男子以才雋稱當有大君之家者銘曰紉薜荔兮時所弃也絆騏驥兮行不至也人之恙子已施施承纍纍兮有以遺之

陳君厚卿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汀字厚卿世居嘉定之黃浦東海上父諱蘆字汝界寶源局大使生君兄弟四人而君最少母黃氏先亡而父亦已老矣同縣馬梁其妻李氏陳之出也意憐之抱以為己子然馬翁自有子而君娶

歸先生文集

二十一卷誌銘

三十 兩金堂

張氏生一子殤嘆曰翁吾父也必得翁孫以為子會馬翁子婦有娠張孺人日候司之乃生女曰吾德翁即男也當子之無用女也婦又有娠生男孺人寢處馬氏室中男生彌月即負以歸夫婦愛之甚冬月嘗以身藉之不令著蓆臥比就外傳僮奴悉遣隨而身自桔槔張孺人為嚴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訓飭之日督書課而君性寬常曰兒富貴有命不當瑣瑣喋聒令人不自怡然孺人中情深愛每出一二里所未嘗不垂涕也君平生好義先世遺產悉讓其兄盡復贖給之外父母老而貧養之終身又撫育其孤孫

二人人有持官銀百兩聞縣呼召亟去遺旅舍中君後至獨畱守俟其人還而付之為人乞貸已而負之君為代償其後有求復與之終不言前負也初君以產讓其兄後馬氏有分復不受自黃浦轉徙南翔已又耕新涇之上新涇近海會颶風作海水流漂嘉定東門外瀰望波濤無際君自南翔行至新涇不識徑術忽浮忽沉遂病數年且死呼其子索筆書曰負某人物若干又負某若干吾死汝必償之他人有負君者不言也取曆日指曰某日吾當去命莫告於先至

日整衣而逝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年六

歸先生文集

二十一卷誌銘

三十一 兩金堂

十有三張孺人後君十有四年而卒實嘉靖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年七十有五卒之日語其子曰昔汝父之亡某人嘗侮汝然此人汝父故所善也勿記其過又曰汝無忘馬氏所生我死當益厚事之蓋君夫婦之賢如此非其子思彞來乞銘予亦無由知焉以此知世未嘗無卓行如古人者獨其泯沒於閭里而不暴見於世也學者皆言為後必同宗然吾以為聖人之制不獨任其天而已不得已而有人為輔相之功所以為相生養也慈母如母禮經畧著其文而古書亡不能盡見可類推也若陳君之事何其厚也思彞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昔孔子脩明六經及與門人問答論語之說無非教人全其性命之理以治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是其所以爲道也孔子既沒天下爲道術者雜出學者馳騫以趨世主之所好孟子脩其說以明於世顧其流益浸淫而不可止自人生服食器用以至

歸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兩金堂

於經綸天下之業無一出於道蓋歷千有餘年世與道離而爲二宋之君子始以明道爲己任以至於今其後出者相望然非有名位不足以爲倡既有名位以爲倡非獨其志義篤信之士從而和之雖所謂榮祿之士慕高名者亦紛紛爲求入而附之矣至要之於其久倡者既沒和者隨息所謂慕高名者漸然盡矣唯獨其志義篤信之士久而不變也若余友孺亨豈非其人哉莊渠魏先生於正德嘉靖之間以明道爲己任是時海內慕從者不少後二十餘年能自名其師者幾於無人孺亨篤信之如一日不幸不用於

世世亦不知其人。其所以飭躬厲行，脩其孝友忠信於家，至於沒身而已者，此所以爲先生之徒者也。孺亨姓周氏，諱士淹，字孺亨，世爲太倉人。父諱廣，南京刑部右侍郎。其上祖考皆隱不仕，以刑部公追封如其官。孺亨嘉靖十六年舉於鄉，試禮部，輒不第。初刑部公爲御史，上書武宗，忤佞倖，再貶竹寨驛丞。孺亨年十三，隨居沅湘間，已奮志於學。三年還，適先生退居星溪之上，遂從之遊。日端拱不妄發一語，或謂刑部公宜飭其子勿爲道學。公曰：天下大重任，令兒自負荷，君何以云云？先生之學始得之餘，于胡敬齋。

大要以主靜爲功，葆合冲和，蓄極而發，嘗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爲近之，而與同時講道者，論終不相合。是時天下尤尊陽明，雖荆溪唐以德始事先生，後復嚮王氏學，惟孺亨稱其師說，終不變。余少爲先生家婿，獲聞緒言，顧迷謬無所得，而先生晚年屬望之意，特惓惓焉。先生之沒，余獨於孺亨心師之，嘗質以所見，其不合者十二三。後讐定先生遺書，孺亨之指發爲多。嘉靖四十一年，與孺亨同計偕北上，行過徐沛，至胡陵，孺亨病，還余，愴然有顧影無儔之嘆。孺亨竟不及家而卒，是歲二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九。

其弟士洵以其明年九月九日葬尉遲村刑部公之墓夫人毛氏先卒孺享請余爲銘未及葬及是以毛夫人祔夫人無子以弟士洵之子邦模爲嗣銘曰道之窮也世莫以庸匪窮於其躬其又奚恫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河南安陽人元季有諱安貞者知岷山州始爲崑山人君諱可能字體中大父封永康知縣諱詒父雲南右布政使諱秩君其第四子也雲南公兵脩江西搗華林大帽諸山賊有功寧王心憚之深相結納嘗呼公幼子入抱置膝上許以郡主妻之公遜辭以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二志銘

二

兩金堂

免其後邀君爲宴張樂陳百戲君時年十五六美姿容王欲得君壻甚君佯爲不喻其旨謝歸故不及於禍人以是多君之識公既歿君以縣學生遇例告入太學忤御史輒即棄去乃益勤苦持先人門戶里舍時節慶吊徃還未嘗失禮構屋婁江上堂宇奕然其纖嗇言治生者不及也比更變故日侵削家凡五徙而意氣自若性好佳山水歲載妻子入越遊西湖初伯兄事生產每咨君必盡其計畫其季遊聞喜賓客君常參與懽宴於兩兄間皆得其心而鵲鴿急難死喪之義尤備平生不媿阿隨人是非尤能容人之過

入有火其田廬者吏收寘法竟爲乞免常語公居官
時事抵掌激昂蓋其中有自負者惜不用於世無所
見之嘉靖四十二年七月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七娶
金氏子男六人執玉先卒執璋執璧皆學生金孺入
出執瓚執瑁執琮諸姬出執瓚先卒女二人適縣學
生朱應望陸尊道孫男四紹堯紹舜紹禹紹文孫女
三人以其年十二月癸酉葬縣東南之蔡巷金孺人
榭君既病命其子屬其從子執禮曰吾見世之爲銘
誌者率以美行飾其人顧亦何當而使死者長愧於
地下惟歸子文質幾得其實吾死汝爲狀必請之銘
歸先生文集

卷二志銘

四

兩金堂

可無憾銘曰

維昔王公仕宦有聲秉憲揚楚實庇其兵碧山流寇
辭婚遁王天子嘉之命殿于滇功庸方載不永其
年公實有子而賞不延負其才用終死立園書此玄
石俟後之賢

○王邦獻墓誌銘

王君以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四日卒享年六十有八
其明年十二月七日權厝於度城之先塋而以某年
某月日葬予於王氏有姻好其孤繼忠又予友也來
請銘予辭不獲迺叙而銘之叙曰君姓王氏諱塘字

邦獻其先居崐山之澱山湖二百餘年矣有壽峰者元季兵亂播流六合吳平之後復返其居壽峰生福源福源生子昭子昭生安安生嶽嶽生鄉進士鑑鑑生璋君之考也初進士君拓落有大志生平以經世自許嘗大書忠孝二字於堂壁故王氏忠孝堂鄉里至今傳稱之進士君一上春官以病卒于京邸君弱冠補博士弟子已自感慨思繼其祖之志正德嘉靖之間東南之民困於糧役減耗盡矣自儒者皆自執役君一任其僮奴至於不自給終不以此廢學凡六試於南都而卒不第君少有筋骨之疾晚而加劇年

且六十矣從諸生謁御史躡麟行也衆庭拜獨伏地不起御史使兩生挾以行然其氣不為衰止久之而後謝去則時時視其祖壁間書法然流涕嗚呼上之所欲以求于下者忠孝而已而未必得也下之所欲以事其上者忠孝而已而未必遇也王氏在沮澤之間父子祖孫以此相命至於白首不遂閭閻以沒世可悲也已君爲人仁恕多所施於人或負之而不以爲懟其形病而顏甚和予與之處可謂有意乎其爲人者也君母沈氏城武知縣存之女娶任氏無子同母弟果生二子繼忠繼孝君撫教之如一而以繼忠

爲嗣繼忠娶張氏生二孫文昌文光初進士君用詩
舉君治易而二子今以春秋爲博士弟子銘曰
牧之良與生牂田之頻宍生鶉維忠與孝後有憑二
世儒書今其興

建安縣尹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璧字惟拱自號如川魯大父諱昱大父
諱朴考諱壽中弘治八年南京鄉試未仕卒君年二
十餘中正德二年南京鄉試遂父子相繼以易學名
君之試也同考官得其卷以爲絕出持以示他教官
會持卷者坐口語所取卷悉落第君卷獨在他教官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二志銘

六

兩金堂

所以故得薦於是試禮部者四乃就鄱陽教諭未上
以母喪改建昌之南豐南豐學者得君之條教爭自
奮勵起爲進士蓋南豐曠三十年無登進士者矣久
之陞建安知縣君爲人伉直所事大吏以爲儒官多
假借之及爲縣見趨走庭謁上下候伺顏色自以爲
不能款謝去上官由是知其人也卒強留之楊文敏
公之族籍累世貴顯撓吏治前令莫能誰何君一繩
以法豪右皆帖帖汀漳饑布政司檄州縣市糴轉輸
之君曰民旦暮且死必得米是索之枯魚之肆也第
解銀而米商隨之矣即解銀米商果隨之它縣糶者

皆不及事其不逆上官意求便於民多如此也御史
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
怒同官皆紿息君抗言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
也奈何責之中塗且此亦非拷訊之地御史卒自媿
屈曰令言乃是也無何御史來守蘇州語其屬曰沈
建安非汝嘉定人乎汝曹皆學此人不患不為良吏
也三載將入覲過家遂留不往監司方列狀薦之聞
而嘆曰咄咄沈君負我矣君少孫與寡母幼弟妹相
依倚勞然也既得舉家益貧太孺人春秋高之鄱陽
為祿養而前教諭未滿君方待次太孺人客死竟不
得祿養還又遇盜掠之湖中幾不免及為吏尤清苦
終以不屑意而歸蓋生平備歷艱辛而其志意不少
屈云君卒於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
十二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七先孺人袁氏生三男升
晉泰升晉皆蚤世後孺人李氏生三男鉦金鉦鈺庠
生女四適左憲鄭舉庠生張激王榷孫男四學禮應
麒學詩庠生學易女三曾孫男二鈺曰吾先人宦不
遂其所存有以異於人不可以不傳以其友李昭所
為狀來請銘銘曰

靡靡而趨謂之捷也子子而居謂之拙也亦有不然

以直爲說也彼逆與順猶一映也噫惟項涇之原有古君子之墳

朱隱君墓誌銘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冒陳氏而贅於朱趙涇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爲朱氏今蒲華里人皆稱爲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倨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爲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志銘

八

兩金堂

應對慷慨尚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爲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耒入郭中問儒生學翁冠選爲社師吉月令

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

道塗所經輒籍記得進士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

便爲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

性好賙卹人遂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咏怡然自適

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

和絕不與人校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

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錄主司第其文最高學

者傳誦之卒償君所愿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

男二人長即用賓嚴氏出友恭尚幼女三人王頊陸
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
十一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
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
痛兩人相聞皆悲慟也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
於漕渚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
狀因同年進士秦霑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
何忍為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性婞直兮不能莞也躬草萊兮委墳典也苦為義兮
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塞也逃閑野兮老閉榭也

歸先生文集

卷三十二志銘

九 兩金堂

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為斯銘
石可篆也

馮會東墓誌銘

會東居崑山之安亭好吟詩往來吳淞江上濱江有
禪寺會東時時獨坐古桂下吟不輟人多笑之會東
常以客授自給一日過上海陸文裕公時五月有朱
橘垂穎公忻然曰聞馮雪竹久矣請為賦詩會東即
口占語逼唐人公大稱賞之雪竹者會東別字也會
東性瀟灑好遊觀山水而力不能有士人遊者願挾
會東以為重頗遊吳越諸山及匡廬武夷至輒有詩

以傳文之病目不出文裕公子思禹以江上別業贈
會東會東父子力耕其間後日本寇掠會東乃走上
海城中潘錄事為分宅居之海邑士大夫自文裕公
所賞固已奇會東及是爭迎延之然會東以目病辭
不出張都御史邀為社會會東一造其門謝之而已
秀州俗文雅愛士自會稽楊廉夫天台陶九成勝國
時僑居甚樂其風土會東見重海邑蓋其遺風也嘉
靖四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卒年七十有九娶唐氏子
男六適遷遂達述遜今惟遷遂存女嫁黃良輔亦前
死遷遂皆有詩名會東臨終屬遷曰吾死必乞歸君
葬某地會東往時所自營壙也銘曰

詩人之作匪以詞豪性靈所出其道亦高古之至人
全德葆直蓬累而行卷殼而處必得其類於是焉止
江水沄沄有餘清茗後或識之會東之墳

○ 葉母墓誌銘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
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即止數日
飲酒高歌甚懽即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為狂生然與

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予未及為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亦去，三年不復見。予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蓋江海間以為狂生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為賈，往往天下所至，賈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焚斃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咒拜其祖。歸先生文集

卷三志銘

十一 兩金堂

之主而字之曰葉士真，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在湖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烟縷起，裕思母黯然而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予憐其意而為之銘曰：

五湖洞庭於是焉死，於是焉生。我為是銘，可慰幽靈。其尚何恨。

陳處士妻王氏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

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
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即賓至酒醴
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
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
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
誓時庚午之歲大侵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
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
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
依倚為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闕闡中人
罕見其面尼媪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唵尤數

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目矐眊朦朦然
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
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娶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
曾祖諱翊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
授隸為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
君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尤可慕尚也孺人子一人
唐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
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

二儀莫極自初有民陰陽配耦男女貞行聖人因之
秩為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恒王道凌遲關雎刺興
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禘天宇晦暝孰知千載
是心猶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高冥
有赫管彤於昭汗青子政作傳允凱翼經無微不顯
靡幽不呈鵠辭於石以繼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
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
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

歸先生文集

卷十三墓誌

十三

兩金堂

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為治
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
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
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為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
每歲之冬即往收穫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瘃凡賓祭
補紉饅饗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仞纖麗之服
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為宴會者曰飲酒非
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
以年貨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為州縣官不日有祿
養而教育其子為進士業亦既有成矣一旦構危疾

自知其不起為其子女徒容敘述生平言始為婦以
至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
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為櫛頭若
干直孺人聞之即曰吾不湏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
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
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
名後世夫豈為區區之名即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
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為其
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
有何無鼠勉求之至於旨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

言之疊疊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為人婦者之心也
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
良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
人其葬在武丘鄉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
郭世巨族居楚方里大臚 馳封亦以貴起來嬪陳
宗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寤自喜悲彼褕衣不能為
婢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祉

頌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頌孺人又明年舉
進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

治葬事以孺人附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寔三十
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予遊
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
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
世恒以是爲幸不幸相與爲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
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爲二千石而孺
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
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以爲之壻孰不爲喜然孺人
未及笄屬給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
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

孺人與共勞苦有鷄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
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
先以死蓋富貴壽夭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
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
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
記其後每稱以勗其子爲人疑重在父母側不問不
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
學業相過從即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林若
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
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

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即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
賢如此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
給事中憲諱大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
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
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炳
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
堯 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歎嗚
嗚流涕不能自止子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歿其行獨而不祿
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仇夫孰能知其由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一志銘

十六

兩金堂

鄭君漢卿壽藏銘

鄭君漢卿年五十九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
日而銘之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
耶蜚廉爲紂石槲北方桓司馬爲石槲君子譏之趙
大僕司空表聖之徒皆預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
爲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二子亦取譏於
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歎杜
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豎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
淵二子豈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

歎生人之速化其意遠矣予少聞長老言吾鄉先達之高致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以詩書文藝爲樂吾外高祖太常夏公與漢卿之祖介菴先生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邈不可復見也鄭漢卿其有意慕其祖之爲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元居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岷山祖諱文康正統戊戌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菴者也父諱騫成化戊子舉人選授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辛亥某月某日娶某氏生女某嫁顧光裕側室某氏生子某某子爲漢卿書如此蓋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鄭氏世傳帶下鑿有神驗其家甚有方書漢卿尤能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治狀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鑿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時之功吾何敢靳爲後世之太倉公邪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十月日初度之辰封之寔嘉靖二十八年銘曰

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粲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目明則明孰謂之無目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綺與鄭君古之達識嘯歌高堂樂飲玄室我爲銘文

刻于貞石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權屠

誌并銘

公諱慶圭字武祥世居崑山之雍里故以爲號高祖諱良曾祖諱恂皆以文康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諱宜之封山西道監察御史文康公之兄也父諱潛監察御史馬湖府知府進封中憲大夫顧氏自中憲始登進士文康公位至台輔而公父子仍世登科貴顯于時公始入仕年尚少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改南京吏部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三志銘

十八 兩金堂

稽勲司主事遷驗封司郎中會詔下求言公上疏言六事皆時政之要而罷去中官鎮守當世施行焉

高陵呂仲木吉水鄒謙之皆海內名流同在郎署一

日會飲呂公擷梅花謂公曰武祥如此花矣其見推重如此嘗與呂公泛舟清溪公亦忻然自以爲得焉

擢廣東布政司參議行部至遂溪道暍縣令跪獻茶瓜公知令貪不受竟劾去之海北有平江青鸞楊梅

樂民四珠池詔書督採甚急公上疏言海面珠池

先朝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邇者三年再採珠已耗竭蓋珠蚌之生息甚難採愈數得珠愈

少非積久不能美碩繁夥也。每採當用舟筏，良夫萬計，往來海中，因以為盜。近年劇賊黃山秀，蓋起於珠池也。蠻戶觸犯瘴霧腥氣，輒死，尤可憫念。海北項罹饑荒彫瘁，尤甚，勞役不止，將有他虞。非國家之福也。乞 敕停罷，養寶源以寬民力，疏入。文康公見之，愕曰：奈何為此驚人！事耶？下部寢不覆奏，而二郡卒買珠以充貢。陶都御史詣議，勸西山徭，空其地，填以新民，引韓襄毅公故事為比。公力言：徭不宜盡殺，且新民畏其吞噬，而土兵厭徭山之荒落，必不可居。韓公於廬州流賊殘破之餘，召新民填其空，而廬地皆平原，非今比也。陶公卒從公言，尋遷江西左叅議。丁

歸先生文集

卷于志銘

十九 兩金堂

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改提學河南。訓士先以行義作諭，高才生文沐人稱之。會 郊廟覃恩，進階中憲大夫。是年 天子駕之安陸，道河南，一省官盡出迎，而公虔守有詔。宗室惟 親王朝行在所，公榜 詔旨於省門。宗王以下，視常加歛戢焉。陞福建布政司左叅政。閩多連山峻嶺，公觸冒炎霧，行部千餘里，寇掠連江，自浙入壽寧，壽寧萬山起伏，如波濤。官兵至，賊散藏人家，歛然無迹。兵去復出，公至，訊得所匿，盡捕之。其冬復有浙賊自東嶺入松溪，劫

崇安建陽公至建寧又得土賊賊於是始平大率閩人以爲囊橐賊以故縱公蓋得其要非徒兵力所能竟云擢本省按察使陞江西右布政使行至建寧病作上疏懇乞致仕得俞旨公在閩持憲無所撓而高御史刺潞州縣官被按問無免者朝論罪之高知公已去遂劾公以自解奏寢不報而高竟坐貶公爲人敦重言不能出口所至闔戶讀書絕無他好而自奉如寒素孝友恭遜鄉人稱其厚德公在汴文康公方柄用人皆擬其峻擢及閩藩之命莫不歎息謂公不扳家勢以升也然以年少登科愛嗜文學宜在

清華之地而公滯外省非其所樂嘗語所親曰北河權舩者邪詐之聲曰腰擊折此今人以喻兩司官者也其不能無望如此雖位崇岳牧以強年解組優游林麓有子又皆才俊能紹其業人望之以爲不可及然竟默默不自得以亡嗚呼世之能成其志者蓋少矣其所遭際何可一槩而論也如公者豈不悲哉公卒于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九配皇甫氏封恭人子男二允默允燾女一許聘李延實孫男女四以歲之不利權厝于中憲公之城在縣北之巴城嘉靖三十九年九月三日也銘曰

巴湖瀨瀨東奠高原蕭森古木哲人藏焉爰卜山龍
穿中有戾聿來從之金井浮竈考事撰詞識其日月
悲則有餘匪言能發埃于再卜惟龜墨食徵文列位
昭垂穹石

○ 亡兒翱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為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
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
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
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
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二

三十一

兩金堂

曾孫余重念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為諱故名翱
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
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之書常自喜先妻
為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
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
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
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
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
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
之或以為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

試之三史即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
傳往七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
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即持去忻然朗
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
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酉尚未午殮使人視之則兒
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
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兄
市宅直已難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
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答一人兒
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答者聞兒死爲之大哭
歸先生文集

卷五十二

五二 兩金堂

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
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
亦何辜于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
令現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
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已酉往
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
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攜笑言滿前歸來
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
視之兒見余夜坐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
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携

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即輦蹙甚苦蓋不聽兒言
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
母妻子余方鴉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
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于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
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
余天之于吾兒何其酷耶常時足不踰閭外而以旅
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
癸巳生也青烏之書詭瑣拘畏常以為不可信其又
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
晦冥邪鬼鷓張神奸倣擾王池封豕長爪巨牙暴橫

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
必蒙俱而驚蓋者乃高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
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瑩瑩
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穉韓子所謂少而強者不
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于世已矣按
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是適子之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
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
之郎之戰汪錡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

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
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
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
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
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
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
所謂合禮者也余于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
日丁卯爲殯於縣之金澆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
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
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歸先生文集

卷二十二志

二十四 兩金堂

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

而已至于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

